

The image is a book cover. The top half features a close-up of a young woman's face, looking directly at the camera with a somber expression. Her face is framed by a torn, white border, giving the impression of a photograph being pulled out of a larger scen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desaturated, grainy photograph of a war-torn landscape. In the distance, a person is seen sitting on a bench or structure.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various military supplies, including what appear to be fuel drums or ammunition canisters, and some equipment. The overall tone is somber and historical.

# 深囚异国的女人

一个女俘的自述

刘汉太 著

SHENQIUYIGUODENÜREN

**鄂新登字 08 号**

**深囚异国的女人  
一个女俘的自述  
刘汉太 著**

**武汉出版社出版发行**

(武汉市江岸区北京路 20 号 邮政编码 430014)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75 印张 插页 1 字数 186 千字**

**1993 年 4 月第 1 版 199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0000 册 定价：5. 60 元**

**ISBN7—5430—0848—3/I·107**

让生者有不朽的爱  
让死者有不朽的名

· 泰戈尔 ·

武汉出版社

## 内容提要

这是个残酷的被自我和社会双重封锁着的真实的故事。

八十年代初，一位将军的女儿；一个如花似玉的少女——陈蕾，在那场自卫反击战中，作为白衣天使到了亚热带前线战场。目睹了一具具战友的尸体，目睹从前线抬下来的肢体残缺的伤员，她泣不成声。锯腿截肢的电锯声，仿佛就响在她的心壁上，她开始惦念那个临上前线的认识的男友。一天，正在山溪旁思念亲人，突然林中窜出三个S国军人，将她掠去S国。从此，她成为一名女战俘。敌人轮番审讯她，三天三夜不让她睡觉。残无人道地拷打她；折磨她，并使出了人间最卑劣的手段，派四个彪形大汉轮奸了她，她彻底绝望了……

在和被俘的战友一起服劳役时，被饥饿折磨得骨瘦如柴，靠吃蚯蚓、毒蛇、癞蛤蟆，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当她接到通知，放她回国的时候，残暴的刽子手把她强行拉到医院，将她的胳膊和腿锯下，使她成了没有双臂没有双腿的“海豹”人。

在两国交换战俘中，她——陈蕾回来了；回来了！但她躺在筐里，由别人挑进了祖国的大门……

这是一部极有艺术感染力的作品，又是一部催人泪下的长篇佳构。

## 目 录

- 第一章 我回来了,我成了海豹
- 第二章 悲剧发生在心境最美的时候
- 第三章 九九八十一道鬼门关
- 第四章 卑劣的与崇高的
- 第五章 徘徊在阴阳之界
- 第六章 岩石永远是岩石
- 第七章 燃烧吧,地火
- 第八章 望断北归雁
- 第九章 走出地狱
- 第十章 父亲,我对你说

## 第一章

# 我回来了，我成了海豹

晃晃悠悠的筐，把我挑进国门——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多潇洒呀——凤尾竹下，我恨不能把一切献给他——那失去的肢体，难道不是生命的一部分——我怕，我真想生活在水里——晓明来了，他昏过去了——我不承认，我始终是个军人

对您说什么好呢，瞧我这个样子。

别人都是自己从零公里起昂首阔步走向祖国的怀抱的，可我，却是躺在筐里，晃晃悠悠地由别人挑进来的。

当我出现在人们面前时，所有的目光都惊呆了，萎缩了，背转过去了。

我听到了一片哭声和抗议声，可这又有什么用呢！

太晚了，太晚了，一切都晚了。五年前，我身高一米六四，宛若玫瑰，是T师野战医院的院花；我的眼神，我的长发，我的窈窕身肢以及银铃般的笑声都曾引起女伴的模仿和嫉妒、病员的倾慕和追求、首长的器重和喜爱，然而现在，我是什么呢？

一朵霜后的菊花而已。它的色质依然存在，只是备受摧残，容颜枯槁，失却了原有的韵味了。

我回来了，然而我成了一只“海豹”。

海豹，这动物学上的名词，现在属于我了，我被俘和被肢解了，我成一个失去四肢的人。我只能躺在筐里。我是个海豹。我想你完全理解这个名词所赋予人的含义，确切地说，是赋予一个军人、一个女军人的含义……

请您坐得离我远一点儿。

请您千万别掀开我的被子。

请您喂我一杯水，听我慢慢往下说吧！



## 二

我于一九六三年生于郑州。我的父亲是位生性刚烈，教养有素的老军人。顺口溜中所说的那种干部：抗日战争打过枪，解放战争爬过山，抗美援朝渡过江。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不同于别人的父亲，父亲有着自己的气质就像石头有着棱角一样。他严肃，耿直，豪爽，但同时也疾恶如仇，他的血里永远翻滚着军人的波涛。我的母亲非常年轻，整整小他十六岁，她是五十年代末期成为父亲的妻子的，那时她是一名中学生，在舞会上结识了父亲这位刚从朝鲜归来，胸前挂了一串奖章的英雄。我母亲喜欢父亲的英武而忘记了他的年龄，而我父亲则倾慕于她的年轻，并不计较她脸上的几个白麻子。他们结婚了，我是他们爱情的第三个结晶体。

从军营到地方，我一直是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我儿时的阳光有：玻璃缸里的小金鱼，篱笆上的牵牛花，石榴红的夏日黄昏，绿茵茵的公园里的草地，茵梦湖里的双桨，羽毛球，溜冰鞋，口琴，洋娃娃等等，你肯定熟悉的这些流逝岁月的闪光片断。

十六岁那年，我高中毕业了。考大学填写志愿的时候，我选择了第一军医大学。当时之所以选择这个志愿是因为我一直崇拜父亲的军人气质，用现在的话说，叫有其父必有其女

或崇父情结吧。反正我填了那样一个志愿。我母亲却表示异议，一个劲儿地怪我没有同她商量就擅自作主。我知道，她希望我留在郑州经济学院，实际希望留在她身边。我的两个姐姐都在城里。我若也留下来，姐妹们就雏鸡一样同在鸡妈妈身边了。可我不想这样。我非常固执。我向往军营，向往绿色，向往做一个白衣天使，向往尝一尝父亲曾经从事的那种职业的味道。在母亲反对我时，父亲以那老军人特有的情怀支持了我。他说，去吧，让蕾蕾去吧，我们家正缺一个接班人呢。就因为有这样一句话，我很骄傲地进入了上海第一军医大学。

我很顺利地在那个由教学楼，图书馆，解剖室，实验室，松树，白杨树，栀子花和绿色微笑的身影组成的世界里长成了一个健美的女军人。紧张的生活如同流水冲却了我的童稚和少女的羞涩，严肃的队列生活唤起我身上的阳刚之气。我哭过鼻子，但也在联欢会上一展笑声。我在新兵连被训斥过，但后来也受到过多次嘉奖。我很快发现自己没了那份孩子气、学生气。四年里，我一直没有烫过发，梳在脑后的始终是两根或一根大辫子。这倒使我成了别具一格的女孩了，同学们尊重我，又崇拜我，每逢我偷听到他们背后议论就隐隐地高兴。一个女孩的美并不一定就是紫罗兰香粉或永芳脂膏、科隆香水或巴黎口红，天然的美胜于一切啊！

我学的是外科专业。关于军人的一切，除了日常的教育便是读书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静静的顿河》、《夏伯阳》、《烈火金刚》、《最后一个冬天》、《东方》、《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巴顿将军》，我都读过，并且能背出精彩

章节。我写过一些歌颂军人的诗，并像诗人般迷信。我曾为《刘胡兰》流泪，为《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感奋，有一回，我从图书室里发现了一本杂志，那里面记载了处决一个希特勒的女间谍的故事，临刑前，她居然呼呼大睡，睡得那样沉，那样酣。当她被唤醒后，只是理了理头发便走上了绞刑架，我深深为她的沉着和无畏所震惊。我发现了一种军人气质。

对我印象带有恐怖色彩的便是上尸体解剖课了。我们缓缓走进地下室，幽蓝的灯光织成一种阴森的气氛。老师持着泡在瓶子里的人体器官给我们讲解，这是大脑，那是肺叶，这是胳膊，那是肠子，肾心脏瓣膜，那是生殖器。另一间屋里，不知从哪儿搞来一具尸体。死者是男性，三十岁左右，是溺水而死的。他的肌肉健壮，骨骼分明。老师用刀子一下划开了他的胸腔，让我们看那心肺，微细血管，然后让我们实习。一位男生颤抖的手好半天才划开了肚子上的皮肤。另一位男生细心地剥离出脂肪。轮到我时，由于用力猛了，我的刀划破了小肠。确切地说，不是用刀猛了，而是慌张中走了神，好险，刀子没有碰到手上，否则会出血的。

回到宿舍后，我一连用肥皂洗了四遍手，觉得怎么也洗不干净。那死人的气味，福尔马林味，连同死者那大张着嘴的模样，一起都在我的嗅觉和视觉里流动。

你信不信？真的，在去战场前，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死人。

从那时起，我们知道自己的一生，除了和活人打交道，还得同死人打交道。

至于死同战争这个词的联系和理解，那是后来才开始意

识到的。我想，你不会说我作为一个军人，成熟得太晚吧！

### 三

关于战争，随着两国关系的解冻，人们似乎逐渐淡漠了。那场战争似乎成了以后，成了过去，成了一段历史，可我总觉得就发生在昨天，发生在眼前。

那时候，我刚刚分到医院。第一件事便是回去探亲。领导准我一周假，我见到了爸爸和妈妈。那时候，关于边境战斗的报道是很多了，爸爸问会不会编上我们，我连连摇头，“不可能，不可能”。爸爸是个老军人，总以打仗为天职，再三嘱咐我要做好精神准备，用他的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声令下，拔腿就走”。可我总不相信，一个劲儿地说：“哪能呢，哪能呢！”

正是莺飞草长，柳絮翻飞的季节。那个季节是女孩儿的多梦时节。我正做一个梦呢，那个梦是关于一个男孩的，他是司令部的张参谋，上海人。我到部队报到时正巧与他一路同行，所以很自然地就聊上了。他告诉我名字叫张晓明，是作训科的。我打量着他：细高个，灵活的长腿，轻快而稳健的步子。他看上去很平常，但却吸住了我。目光相遇，更觉得意味深长。之后，他便经常去找我玩，我知道他想同我谈恋爱。这男孩儿四方脸，浓眉毛，大眼睛，除门牙有点不够整齐，可称一表人才，字也写得龙飞凤舞，还会弹吉他。

乍一看，好端端一个书生，根本不像武将。可他，偏偏是个参谋，而且主管业务。我一回到医院，他便跑去吃我带回来的苹果，花生，芝麻饼，末了，神秘地告诉我一件事：“陈蕾，要打仗了。”

我一时愣了，骂他“胡说”。他贴近我的耳朵，“胡说是小狗。先遣营已坐飞机空运去了，咱们也快了，坐火车、摩托行军，你得保密，我刚刚得到情报。”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一来到部队就赶上打仗，你说新鲜不新鲜！

不久，我就随部队乘车来到南国，来到莽莽苍苍的热带雨林了。

#### 四

我一遍又一遍地翻检这些珍贵的回忆，我反复问自己，在那个仿佛遥远的春天里，我是否意识到战争将同自己联系在一起？或者，对于一个初涉军营的大学生，我是否具有强化的战争意识？是否想到战争会有牺牲，会有流血，会有伤残，会有被俘以及其他等待悲伤的痛苦的刻骨铭心的灵魂战栗的故事？当我试图分析自己的热情，动机，行为和预感时，我发现自己最初的精神是那样贫弱。谁经历过战争呢？何况我是个天真烂漫的女孩子。当我们的野战医院安排在山谷中的时候，我首先注视到的是那些高大的桉树，那些缠绕在树木间野藤，尤其是作为名贵药材的鸡血藤。我曾用刀砍断一根茎，那藤的孔隙里立即流出鲜红的血，那血是那般深，那般浓，那般红，真令人惊奇不已。还有一种草，又细又硬，是管状，一节一节的，轻轻一拔就掉下一节节，当地人叫它断肠草。我还发现了许许多多的花，三叶花，五叶花，六瓣花，红的火红，黄的金黄，白的雪白，美极了。想象着这么美的地方会流血，会死人，才是怪事呢。

晓明来了。他很忙，脸儿黑了瘦了，头发长长的，眼里布满血丝。他说首长只准他半小时假，来同我谈谈。他的到来，立即使我感受到一股不祥之气：要打仗了。

夜，静悄悄的。盘龙江水悄悄地流动。大山隐没在蓝幽幽的雾之中。林中的金丝鸟儿早已沉睡。草叶正与露珠团圆。灌木呢，在微风中轻轻漾动。我记得这是5月20日的深夜。他没功夫向我详细述说S军十天进攻的“甲鱼”计划和我们的防御方案，他只谈凌晨之后将有一场地动山摇的恶战，而且，他将到尖刀营去亲自部署战斗。他的表情异常复杂，我感到他的心在剧烈地跳动。那一刻，我忽然感受到一种生离死别的味道。

从那一刻起，我觉着，战争真的降临了。

我们在房后的凤尾竹丛找到了一处地方。他紧握着我的手不放，“陈蕾，我要走了；不知能不能回来。”我慌慌张张，说不出话，只是用手堵住他的嘴，“别，别胡说！”我浑身颤抖，像棵纤弱的含羞草。他很激动，一把搂住了我的腰肢，把我拉到他的胸前。在黑暗的树木的掩映中，我们能看清灯火闪闪的窗户上的米字形纸条图案。在敏感的记忆中，这一节是用刀子刻出来的。当他吻着我的嘴角时，我周身发抖，耳垂发烧。一束苍白的光线从竹叶间流汇出来，笼罩在我们头上。摇曳的天空如同我军衣下的肌肤一般朦胧。我看到他面孔的线条清晰得惊人，他的身体似乎发散着光辉。我情不自禁地搂住了他，吻着他的浓眉毛，大眼睛。他的手试着在我胸前摩挲，我闪电般地一甩头抽开身子，听到他粗重的喘息。感到身体里蠕动着一般甜蜜一半痛苦，他眼睛湿润，鼻翼抽动，满含着希冀地微张着嘴。在那一瞬间，我恨不能冲动地向他献出我的一切，我的心，我的吻，我的五脏六腑，我的新鲜花蕾……



然而，他突然清醒过来，灯光照到了他臂上的“海霸王”夜光表，那时针正指向二十一点，“糟糕，过点了，我得走了！”他猛然松开了我的唇，我觉得一根连接心灵的弦断了。那甜丝丝，淡幽幽，带着蜜香的味道消失了，消失了。

他转身急步离去，我只感到留给我的是一阵风，一股怨，一种莫名的哀伤——直到现在，那阵风，那股怨，那莫名的哀伤仍然萦绕在我心间——就像零点之后整个战场出现的那炮响，那火光，那硝烟使我久久不能忘怀。